

郑天挺先生学行录

封越健

中华书局

目 录

前言	1
 第一辑 悼念与回忆	
悼念郑天挺先生	黄钰生 1
悼念郑天挺先生	谢国桢 5
怀念郑天挺先生	缪 钺 8
郑天挺先生行谊	傅振伦 10
怀念郑天挺师	商鸿逵 13
爱国·进步·谨严·笃实	白寿彝 16
回忆郑天挺先生	杨向奎 20
敬悼郑天挺先生	傅衣凌 22
忆念郑毅生先生	季美林 25
悼念毅生师	何兹全 27
忠厚诚笃·海人不倦	张政烺 29
怀念毅生师	阎文儒 34
忆郑毅生师二三事	王玉哲 38
怀念郑毅生老师	程溯洛 41
忆郑毅老	罗继祖 43
郑老的“身教”永志难忘	熊德基 45
郑天挺师百年诞辰纪念	吴相湘 49
忠以尽己，恕以及人	王永兴 63
铿然舍瑟春风里	王德昭 67
忆郑天挺先生	邓云乡 72
怀念先师郑天挺先生的教诲	成庆华 73

回忆在云南和郑师相处的日子	杨志玖	78
回忆郑毅生先生几件事	任继愈	82
师友丛忆·郑天挺	何炳棣	85
回忆我的老师毅生先生	潘 鏞	89
怀念郑天挺先生	张守常	92
忆郑师	田余庆	97
回忆郑天挺老师	钟文典	100
纪念郑天挺先生	柯在铄	103
毕生心血献史学	魏宏运	106
记郑毅生表叔事	梁培宽	111
忆郑毅生师	邓锐龄	115
我所了解的郑天挺教授	戴 逸	120
怀念郑天挺先生	罗泽珣	126
循循善诱 诲人不倦	汤 纲	130
怀念郑毅生师	周清澍	135
追忆郑天挺先生	[日] 寺田隆信	139
忆郑老	曹贵林	141
教诲谆谆多启迪	刘泽华	143
印象中的郑师	曹月堂	152
缅怀郑老情	陈振江	157
忆郑天挺先生二三事	王鸿江	169
回忆我们的老师郑天挺先生	白新良 汪茂和 林延清	172

第二辑 生平事迹

我对郑天挺教授家世之回忆	梁漱溟	176
三十年风风雨雨	郑 晏 郑克昌 郑克晟 郑克扬	177
从红楼火警想起郑天挺教授	贺家宝	197
西南联大时期的郑天挺先生	任继愈	200
郑天挺先生与史语所	郑克晟	203
推动历史学科发展的三十年	南炳文	210
记 1961 年文科教材会议	傅同钦	226
郑天挺与中华书局	郑克晟	229

评议士林 公而无私	李宪庆	239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郑克晟	242

第三辑 交游

郑天挺与张耀曾	张丽珠	246
梅贻琦与郑天挺	郑嗣仁	248
陈寅恪与郑天挺	郑克晟	253
北大复校时期的傅斯年与郑天挺	郑克扬	261
往事如烟	董式珪	266
魏建功与郑天挺在北大时的友谊	郑克晟	269
忆商鸿逵师与郑天挺先生的友谊	郑克晟	273
记二十八年我和郑老的一段学术因缘	李 洵	278

第四辑 学术成就评价

郑天挺同志治学与做人的特色	蔡尚思	280
从三个方面景仰历史学家、教育家郑毅生师	冯尔康	283
郑天挺的史学成就与教育贡献	冯尔康	292
史学大师郑天挺的宏文卓识	陈生玺	296
从学琐记	冯尔康	320
求真求用的著名历史学家郑天挺教授	常建华	335
郑天挺教授与明清史学	常建华	350
与郑天挺教授谈明清史的研究与教学	鲁 诤	365
读《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序》	袁良义	383
就治学忆郑天挺先生	南炳文	386
学习郑天挺先生的治学方法	魏千志	392
郑天挺治学思想与治学风 范	汪茂和	396
郑老是怎样指导我们标校《明史》的	林树惠	404
我追随郑先生研读点校本《明史》三校稿	郑克晟	406
忆郑先生对博物馆事业及档案工作的重视	傅同钦	409
继承郑老遗志，推进辞典编辑工作	《中国历史大辞典》编辑部	415
“仰之弥高 钻之弥坚”	陈生玺	417
记郑毅生先生论史料学	徐莘芳	432

缅怀郑老 学海求真	陈祖武	439
-----------------	-----	-----

第五辑 教学事迹

回忆郑天挺师关于历史教学的一个意见	杨志玖	443
回忆郑天挺先生在西南联大的教学	何兆武	445
上郑先生的校勘课	柳存仁	446
授我知识育我人	夏家骏	449
缅怀郑老授业二三事	吴天颖	453
史学名家 后学良师	黎邦正	456
郑先生对我学术研究的潜移默化	李喜所	462
从师问学脞记	王处辉	465

第六辑 著作评论

读《探微集》	罗继祖	470
《探微集》述略	杨志玖 冯尔康	474
郑天挺著《探微集》	〔日〕神田信夫	481
探微·求实·进取	李侃	489
《探微集》探微	来新夏	495
伟大的开拓精神	孙文良	499
郑天挺史学研究代表作《清史探微》解读	冯尔康	506
一本简明而富于创见的清代史	周远廉 朱诚如	523
喜读郑天挺主编的《清史》	王钟翰	527

附录

郑天挺教授大事记	郑嗣仁	529
郑天挺教授生平论著索引	封越健 辑	545

前 言

郑天挺先生（1899—1981），原名庆牲，字毅生，别号及时学人，原籍福建长乐，生于北京，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教育家。1917年郑天挺先生入北京大学国文门，1920年夏毕业后应聘到厦门大学担任国文课并兼任图书馆主任。1921年秋，他入北京大学国学门做研究生，师从钱玄同先生，研究题目为中国文字音义起源考。做研究生时期，郑天挺先生加入“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参加了清代档案的整理工作，奠定了以后从事清史研究的基础。

从1921年执教厦门大学始，除极短的时间外，郑天挺先生毕生致力于史学研究和教育事业。他的一生，尽管行政事务缠身，但始终坚持史学研究，在明清史、边疆史地、史科学、文献学、校勘学、历史档案学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尤其在清史领域上，他是继孟森之后清史研究的重要开拓者之一。繁忙的行政工作不能不影响到郑天挺先生的学术研究，兼之他一生慎重为文，他留下的著述不算很多，但自始至终他发表的论著都是精品，如傅斯年先生称郑先生“不为文则已，为文则为他人所不能及”。他的主要著作有《清史探微》、《探微集》、《清史简述》、《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及时学人谈丛》等多种，主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宋景诗起义史料》、《中国通史参考资料》9册（与翦伯赞合编）、《史学名著选读》5册、《明清史资料》（上下）、《清史》（上），主持标点“二十四史”中的《明史》。晚年任中国史学会主席及《中国历史大辞典》主编。

郑天挺先生是中国二十世纪的杰出教育家，他对从小学到高校的历史教学有一套系统的观点。他一生重视教学工作，视教学为教师的天职，82岁高龄时尚坚持授课。任继愈先生评价他始终不离教学，他引为知己之论。1979年郑先生还接受教育部委托，主办全国高校明清史教师进修班。在六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他开设过“古地理学”、“校勘学”、“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

代史”、“明清史”、“明史研究”、“清史研究”、“中国近三百年史”、“中国目录学史”、“史料学”、“历史研究法”等许多课程。郑天挺先生为高校教材编写工作付出了极大努力，1953年与唐长孺教授共同编写了部属高校历史系《中国通史教学大纲》，1961年参加全国文科教材工作会议，任历史组副组长，主编教材多种。教材编写如何培养学生能力，提高读者水平，郑天挺先生也有许多真知灼见^①。郑天挺先生在教学中，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使学生有“铿然舍瑟春风里”之感^②。他为我国学术界、社会各界培养了许多人才，当今中国史学界中，有不少大家出自郑先生门下。他爱护学生，“对学生像慈父一般”^③，认为“保护学生的安全，保证学术自由的传统，是自己不可推诿的职责”^④。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北大史学系学生罗荣渠当年的日记真实地记录了郑先生对学生的关心和保护，罗荣渠感叹郑先生“真正是在关心我们”，“先生之关心学生，在今天买卖式的教学法中似乎是要绝迹了。”^⑤在他的一生中，保护、帮助学生的事例不胜枚举。1981年秋庆祝郑天挺先生执教六十周年时，西南联大校友会向郑先生献上“春风化雨”的条幅，南开大学全体师生献上“桃李增华”的条幅，是对郑天挺先生作为教育家的高度褒扬。

1917年进入北大后，郑天挺先生就与北大结下了不解之缘。从1933年到1950年，他担任了18年的北大秘书长，期间又担任西南联大总务长、北大文科研究所副所长、北大史学系主任。1948年在北大50周年校庆之际，学生自治会以全体北大学的名义赠给他“北大舵手”的锦旗。1950年他辞去秘书长一职时，学校常委会正式表彰他18年来为北大操劳的成绩。正如1999年

① 上世纪六十年代编写全国高校文科教材时郑天挺先生的意见和有关信函见《及时学人谈丛》，中华书局2002年9月版；郑先生关于《明清史资料》的编辑意见可参见南炳文《就治学忆郑天挺先生》、《推动历史学科发展的三十年——郑天挺教授在南开大学》，分载《郑天挺学记》（三联书店1991年4月版）、《南开学报》1999年第5期，均已收入本书。

② 王德昭教授回忆郑天挺先生文章的标题，载《郑天挺学记》，本书也有收录。

③ 郑天挺先生的学生王永兴语，见郭建荣：《从〈滇行记〉说起——郑天挺先生之人格境界与中国传统文化》，载《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又田余庆《忆郑师》亦说郑先生“既使你感到师长的尊严，又使你感到父亲般的亲切”，见《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0年6月版，第24页。又见本书。

④ 戴逸：《我所了解的郑天挺教授》，载《郑天挺学记》，三联书店1991年4月版，第362页。又见本书。

⑤ 罗荣渠《北大岁月》，1947年12月24日日记，商务印书馆2006年6月，第212页。1948年4月学生运动中郑先生与国民党北平行轍强硬谈判，反对传讯北大学生，要求释放师院被捕学生，见罗荣渠1984年4月10日日记；北平解放前夕郑先生坚决不走，见罗荣渠1948年12月18日日记，分载《北大岁月》，第275、423页。

郑天挺先生诞辰百年纪念会上北京大学副校长何芳川教授所说，郑天挺先生将一生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北大，在北大几次重要关头，如“七七事变”后的北大、抗战前的南迁、战后的复员、解放战争时期的护校，郑天挺先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北大的功臣。郑天挺先生对这一称号是当之无愧的。1952年奉调南开大学后，郑先生担任历史系主任，他决心“要使南开历史系步入强劲之林，与国内素享厚望的几间大学的历史系并驾齐驱。”^①他以渊博的学识、丰富的教学管理经验和极高的社会声望，主持南开历史系近三十年，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南开大学历史系能有今天的成就和地位，郑先生功不可没，他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与雷海宗先生一起被誉为南开史学的两面旗帜。北大、西南联大、南开的校务和教学建设的成就，也包含了郑天挺先生作为一位教育家的贡献。

郑天挺先生一生品德高尚。他的学生张政烺、王永兴分别以“忠厚诚笃，诲人不倦”、“忠以尽心，恕以及人”为题纪念老师^②，突出表彰郑天挺先生的品德。他的另一学生杨翼骧1993年9月在给学生讲课时曾说：“郑天挺品德高尚，一生善良宽厚，提携下属，帮助同事，呵护学生，不争名利，各种各样的好事大都做过。1979年中国史学会选举时得票最多，表明德望上最高。”^③他的道德文章，有口皆碑，堪称一代师表，与他相处数十年的人称颂他为旧社会的君子、新中国的模范^④、“品德高尚高士君子”^⑤、“当代完人”^⑥。

有关郑天挺先生学行的资料，见诸报刊的已有不少。除任教北大、西南联大、南开时有关他的教学科研及校务活动的新闻报道外，还有不少关于他的生平和学术成就的文章。“文革”后，一些报刊和学者对郑天挺先生多有采访报道。1981年郑天挺先生执教六十周年时，他的学生弟子纷纷撰文庆祝，分别刊于《南开史学》1981年第2期和《南开校友通讯》复刊第1期。郑天挺先生逝世后，他的友人和学生追念他的功业，撰写回忆、评论文章。这些文章先后结集成《郑天挺学记》、《郑天挺纪念论文集》、《郑天挺先生百年诞

① 刘泽华：《教诲谆谆多启迪》，载《郑天挺学记》，本书已经收录。

② 分载《郑天挺学记》、《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本书均已收录。

③ 杨翼骧《谈治学与做人》，见氏著《学忍堂文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53—454页。

④ 常建华：《求真求用的著名历史学家郑天挺教授》，载《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0页。

⑤ 王永兴：《怀念郑毅生先生》，载张世林编《学林往事》，朝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543页。

⑥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170页。

辰纪念文集》。此外还有不少散见于报刊和学者回忆录之中。

我们这次选编本书，收录报刊和学者回忆录中有关郑天挺先生的回忆、评论文章，另外《记郑毅生表叔事》（梁培宽）、《忆郑毅生师》（邓锐龄）、《郑天挺与张耀曾》（张丽珠）、《缅怀郑老情》（陈振江）四篇是作者专门为本书撰写的。本书的作者主要为郑先生的友人、亲属、学生，即限于与郑先生有亲身接触者。本书大致按内容分为六辑，第一辑为回忆、悼念文章，按作者年龄排序；第二辑为绍述郑先生生平事迹的文章，按郑先生经历顺序排列；第三辑为有关郑先生的交游，按郑先生友人年龄排序；第四辑为论述郑先生学术、治学的文章，大致按问题排序，其中《“仰之弥高 钻之弥深”——郑天挺先生教席述略》、《记郑毅生先生论史科学》、《缅怀郑老，学海求真——记郑天挺教授对我的一次教诲》三文虽是回忆郑老教学，但记述了郑老有关学术成果和思想，故亦放在这部分；第五辑为记述郑老教学事迹的文章，按作者年龄排序；第六辑为郑先生著作评论，先按郑先生著作排序，再按作者年龄排序。最后为两个附录，一为《郑天挺教授大事记》，二为《郑天挺教授生平论著索引》。我们在编辑过程中除对文中明显错字径予改正外，对文章内容不作任何改动。本书大部分文章已经承蒙作者同意收录，但还有部分文章未能联系到作者或作者后人，希望有关作者或作者后人与中华书局编辑部联系。

2009年是郑天挺先生诞辰110周年，谨以本书作为我们献给郑天挺先生的一束小小的鲜花。我们也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有助于读者理解郑天挺先生的学行，传承老一辈史学家的道德文章。

本书的选编得到了郑克晟、郑克扬、冯尔康、常建华诸师的指导，谨致谢忱。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得到读者指正。

编者

2008年10月6日



1947 年春北大、清华历史系教授在郑天挺先生家中合影
 前排左起：谢国桢、雷海宗、邓广铭、向达、余逊、杨人楩、孔繁予、赵万里
 后排左起：郑天挺、孙毓棠、周一良、张政烺（身高者）、邵循正



1948 年 6 月北大历史系欢迎陈受颐主任回国在沙滩北楼前合影
 前排左起：邓广铭、陈受颐、毛子水、郑天挺、张政烺
 后排左起：杨翼骧、胡钟达、杨人楩、万斯年、韩寿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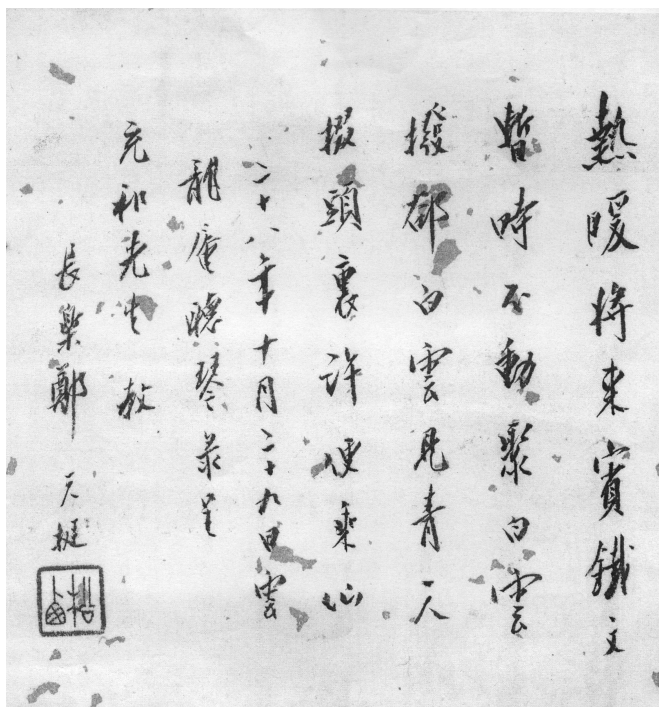
1956 年在卢沟桥, 右为郑天挺先生、中为雷海宗先生



郑天挺先生与吴晗先生(右为吴晗先生)



与南开大学校长们在一起,右二为郑天挺先生



郑天挺先生手迹

悼念郑天挺先生

黄钰生

我听到郑天挺先生逝世的噩耗，惊愕与伤悼交集。惊愕的是：他一向健壮，怎么突然去世。伤悼的是：我失去了一个知心的益友；青年学生失去了一个道德学问的表率、循循善诱的良师；史学界失去了一位当代的泰斗；老知识分子失去了一个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并把所学渗透到实际中去的模范；党失去了一个由党多年精心培植的、终生忠诚教育事业的、还有许多事情等待他去做的新党员。

郑天挺先生，字毅生，原籍福建长乐，自幼定居北京。他父亲是前清的翰林。不幸，他七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九岁又失去了母亲。所以他常说“天挺早失怙恃，未传家学。”然而他究竟是书香子弟；说他的学问来自家学渊源，未尝不可；但主要还是他自己发奋读书的结果。

我和郑天挺先生，年岁相若，所处的时代相同，一生经历大致相似，家庭背景也有仿佛之处。所不同者，在学问上，我差他何止千丈。他瞻博精湛，我无成就。我对他钦佩羡慕，对我自己遗恨无穷。

郑先生和我都参加了“五四”运动，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经历的起点，也决定了我们这一代人之中大多数终生的政治思想倾向。毛主席把“五四”运动列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发展阶段。郑先生，至少是他的前半生，坚持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立场和观点，这是他在同辈人当中之所以成为先进分子的缘故。

“五四”运动，既是一场政治革命运动，又是一场文化革命运动，又是在思想领域里，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青年的一场阶级斗争。记得那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和古文家、多种外文小说的翻译者林纾先生，有一场论战。论战的主题，好像只是文言与白话之争，而议论所及，几乎牵涉到今天叫做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总起来说，蔡先生主张民主进步，林先生主张封建保守。辩论的结局，从青年眼光来看，肯定是蔡胜而林负。我个人的思想

意识里封建成份相当多；到了这时候，我从一个赞成文言者，变为一个赞成白话者，从一个林纾的崇拜者，变为一个蔡元培的崇拜者。前些年，我和郑先生谈及此事，他说他与我有同感。我写了一首怀念蔡先生的小诗给他看。我认为蔡先生的思想是“五四”运动初期的指导思想。我自以为是蔡先生的私淑弟子，他复信同意我的看法，并且论列了蔡先生的历史地位。

“五四”运动，是个爱国学生的运动。郑先生亲身参加了这一运动，所以对后来学生爱国运动，他理解、同情、支持；每逢学生遭到反动派迫害的时候，他总是设法营救，在北京如此，在昆明如此，解放前夕回到北京之后，更加如此。学校保护自己的学生，这本是西南联大三校——北大、清华、南开——共同的传统。郑先生实行这个传统，坚决、勇敢，最善于向反动派作合法、合理的斗争，而终于达到目的，保护了自己的学生。

郑先生除了任教之外，先后是北京大学的秘书长、西南联大的总务长。这都是执掌财政的位置，他不但自己廉洁奉公，而且还督促所属，洁身自爱，遵守纪律。这在旧社会，特别是像北京和昆明那样腐败的环境中，实在难能可贵。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在繁忙的行政事务中，从来没有间断过他的历史研究和教学。请看他的《探微集》中所收文章，有好些篇是在蒙自和昆明写的。正像他所说的，“独念南来以还，日罕暇逸，其研思有间，恒在警报迭作晨昏野立之顷”（按：指日寇飞机轰炸）。他又谦虚地说：“其文无足存，而其时或足记也。”就我所知，关于清人入关前满族的历史研究，郑先生早在抗日战争之前就开始了的，到了云南之后，仍然继续；他力耕不辍，所以收获甚大。他那篇《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是深有用意的一篇文章，外所以驳斥日寇满洲独立之谰言，内所以巩固民族团结之大义。

郑先生是以史学名家的学者。我对于史学是个门外汉，我没有资格评价他的史学；只不过是在和他的谈话中和读他的著作中，对他治史的方法略窥一二。

一、学通中西。就他的师承来说，他是北京大学文学院（科）史学系的学生。北大，当时的校长蔡元培，主张在学术上兼容并包。他网罗了许多名流学者到北大来执教，单是文科就有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陈垣、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蒋梦麟、胡适等人。光从这个名单，就可以说中国与西洋并包，进步与保守兼容。郑先生就是在这样的学者群中，这样的学术空气中成长起来的。这也影响了他的终生。我与他截然不同，我那时候在清华上学。清华还不是个大学，只是一个留美预备学校。那里只有西文，没有西学，中

学更谈不上。

郑先生的学习与研究，是侧重中学与中史的，但他也兼通西学与西史。他初期的史学研究工作，据说，是在陈垣先生影响和指导之下进行的。陈先生是个博物洽闻、精勤刻实的史学家。单从他的《中西回史日历》一书，就得知他是学通中西的学者。陈先生与郑先生的治学方法，大体一致，陈先生与郑先生晚年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既为学术界做出了榜样，也为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树立了典范。

郑先生的中年和晚年，在党的领导之下，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灌注到他的学术研究和著作中去，这是历历可见的。马克思主义来自西方，那么，学通中西这句话，用在郑先生身上，就更为确切了。比如，他研究年代学，不按朝代划分，而按社会发展的阶段划分；他总是把中国社会发展史的每一阶段，与西洋社会发展史中与之相当的阶段，联系起来，比较其异同，从而综览历史的大势；他总要把每一阶段的根源，追溯到上一阶段，总要指出每一阶段，都孕育着下一阶段。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很清楚地体现在他的著作之中。他的《清史简述》就是很好的例证。

郑先生是专攻明清史的。但他主张讲究明清史者，一定要兼涉宋元史。推而广之，他主张讲究断代史者，一定要兼通通史。他要把一个时代的历史，放在历史的长流中，从它的发展变化，找出有规律性的东西。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也是中外史学名家共同的主张。

二、重史实、慎史论。史论史实何者为重，史学界常有争论。建国以来，学无根底的人，往往窃得马列主义一词半语，菲薄史实史料，奢谈史论史评，对于历史有真才实学的人，妄肆攻击，什么右派分子，什么反动学术权威，横加诬蔑，致使雷海宗含冤而死于前，吴晗、翦伯赞相继死于后。郑先生之于吴晗，同辈而稍长；与翦伯赞同庚又曾共事。他们都是用马列主义观点治史的学者。郑先生与吴、翦等人，重史实史料而慎史论史评；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猛烈的冲击。纵然受到猛烈冲击，郑先生对党仍然笃信不移。这在老知识分子中，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重史实慎史论，这是郑先生治史的原则。史实基于史料。郑先生对于史料的收集与提炼，下了很大的功夫。短短不到一百页的《清史简述》，他是占有了成百万、成千万言的史料才写成的。从头到尾，每一个论断甚至于一个句子，都有史实的根据；没有一件史实不是经过复核又复核了的。套杜甫的

一句诗：读书破万卷，下笔中准绳。我打个比方：十斛砂砾百担水，淘得闪闪一粒金。

郑先生为了广求史料，又为对学生讲授史科学，他致力于多种学问：古文字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印章学、信章学、钱币学、历代度量衡学、年代学、史讳学、古文书学、古文献学、古器物学（据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魏宏运同志所举）。我还可以加上：考据学，中国传统的训诂音韵学，西洋的语言学。

为了掌握史料，郑先生学习过多种语言文字。国内者，他精通满文，至于蒙文，我想他也初通。外国文种，他是北大文科学生，当然要读一二种欧洲现代语文的书籍，首先是英文。我从他的著作中才得知他也初通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俄文则是解放后学的。郑先生读书之多，通晓的语种之众，学问之赡博，在近代学者之中，我估计，仅亚于陈寅恪。

我还可以补充一点小事，郑先生收藏古墨。他收藏古墨，不是玩古董，他既是为了艺术欣赏，也是为了印证史料，因为古墨不但可以反映魏晋以来的制墨技术，而且墨又是造形艺术的一种材料；它的形状、图案、题词，都可以看成是器物史料。

现在郑天挺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了。他为人正直，待人宽，律己严，经常以党员准则要求自己；他对待朋友热情真挚；对待青年，既爱护备至，又严格要求；他的道德学问，是全体知识界的楷模。他的去世，识与不识，同声哀悼。他与我时常议论，暮年逢盛世，我辈何幸。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在中兴。两个文明的建设，正在顺利进行。这些天来，全国上下都在植树造林，过不些时，祖国大地，即将灌木成丛、乔木森森、繁花似锦、绿草如茵。南开校园，焕然一新。毅生，你的事业，后继有人。你的学问，定能为你的儿子儿媳所继承。迂继谈，固继彪，早见史乘。而且是“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毅生、毅生，你放心吧，安息吧。

1982年3月20日

（原载《黄钰生同志纪念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4月）